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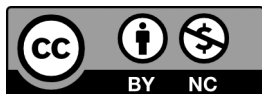
## 中国话剧进步传统的坚定守护者

马俊山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我是1999年考进南京大学，在董健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但我认识董师，却远在这之前。20世纪90年代初，田本相先生以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的名义，跟南开大学合作，举办曹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就在南开大学。可能由于我比较年轻，能跑腿出力，田先生让我担任一个小组的召集人，并嘱咐我做好发言记录，以便编写会议综述。记得开会的时候，刚下过雨，天气晴好，但会场气氛凝重，大家都不说话，好像找不到话题，或只想听听别人怎么说，自己并不想发言。可能是“六四风波”过去不久，整个思想界还没缓过神来。这让我这个年轻的主持人很是尴尬，只好一个一个地请大家说说自己对有关议题的看法。我记得，首先请东道主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崔国良老师，介绍了曹禺早期创作的整理和出版情况，接着请董健老师发言，然后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焦尚志老师谈曹禺与外国戏剧的比较研究等。

董老师具体讲了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打开尘封的笔记，却只有寥寥几个字：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跟田汉比。至于如何定位，跟田汉

比什么，怎么比，则一概未记，或许还有更加重要的内容，被我遗漏了，也说不定。到20世纪90年代末，好像是在重庆“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上，再次见到董师的时候，他已经卸任南京大学（下文简称“南大”）副校长的职务。我的会议论文题为《十七年文学的价值主要应从负面理解》，董师听了发言后，专门跟我聊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感觉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但董师看得远比我深刻。董师最后说：“你那本写曹禺的书我看过了，写得不错。”我顺便提出想跟他读博士，董师爽快地答应了，只是说按南大的规定，必须参加考试，一科都不能免。

1999年，我有幸投师董门，跟朱伟华、陈吉德同年。2002年毕业后又留在南大任教，成为董师的同事，迄今已近二十年了。其中还有五年时间，担任董师的副手，主管科研、学科建设及研究生工作。从学生到同事和助手，使我能够具体地感受和切近地观察董师，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董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尽管他当过南大的副校长，但他对做官并没有什么兴趣，他最想做

的是学问，最喜爱的是思考，最敬佩的是有学问的思想家和有真知灼见的艺术家。所以，他经常提到鲁迅、胡适、李慎之、周有光，喜欢谈论田汉、陈白尘、沙叶新。董师研究田汉，研究陈白尘，提倡思想启蒙和艺术担当，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价值取向。

董师是个有故事，而且乐于讲给人听，并能从中汲取教训的人。有故事，对于20世纪30后这一代人而言，并不鲜见，但乐意讲给人听，就比较难得了。如果能对这些经历加以反思，从中悟出些什么道理，那就很可贵了。董师就是一个具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人。虽然从俄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前身）转入南大后，董师就再没有离开过南大，可以说教了一辈子书，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但他毕竟经历过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动荡与折腾，耳闻目睹过各种各样的悲剧与喜剧，所以就有了说不完的故事。聊天，喝酒，开会，上课，时不时会跑出一些段子来。这些故事，说起来好似云淡风轻，但我觉得正是它们，构成了董师文章里最为重要的底色与音响。若以故事发生的时间排序，在我的记忆中，最早的应该是董师父亲说，几个孩子里，数他不中用，不谙农事农活，所以只能读读书，很难有大出息。董师的意思是，在传统的农民意识里，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更有价值。这种观念的影响至深且巨，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无所不在，无微不至。而所谓的“南大文学院院长董健炮轰浙大文学院院长金庸”，可能是21世纪初最轰动一时的故事了。董师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与作者无怨无仇，为何要拿他说事儿呢？我觉得不是因为金庸在南大的演讲漏洞百出，也不是两人有什么过节，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教育病，时代病，通病。几年后，金庸被迫辞职，从而证明了董健所说的几重错位是符合实际的。我感觉，董老师爱讲自己的故事，既不是显摆，也不是怀旧，更不是老年性痴呆。他是在用亲身经历启迪学生，反思历史。如董师经常说起他的两个哥

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期间总是让母亲担惊受怕，困苦不堪。今天国军胜，她为另一个儿子担忧、紧张、痛苦，明天共军胜，她同样紧张、痛苦，忧心如焚。这不正是平民百姓在国共党争中的普遍感受吗？董师讲这个故事，意在告诉我们，国共党争，国家分裂，不是一党一派之胜负输赢，而是全民族的悲剧。

董老师爱讲自己的故事，坊间也流传着不少与他有关的段子，或庄或谐，或真或假。我感觉，他自己讲的故事很少高大上，更多反省、否定、批判的色彩。而坊间流传的，倒有不少豪气冲天的故事。最牛的，大概要数“六四”期间他跟南京市公安局要高某人，以及力阻在北大楼身后建设消防大厦两件事。我总觉得传说的水分太大，于是向董师求证。董师说，“六四”期间他是南大副校长，寻找高某人实有其事，也是他的本职工作，但带学生包围公安局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消防大厦停工后，的确有人匿名给董师写了恐吓信，打了威胁电话，但并没有寄砖头和子弹之类的细节。为什么传说跟事实有这么大的距离？我想，有可能是在流布过程中，不断编织进一些民间的期望与想象，从而使得董师从个别的、具体的人，升华为某种理想化的艺术形象了。

就董师本身而言，这些故事一直活在他心里，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取向和学术路径，使他的文章充满历史感和人生况味，直抵人心。

董师治学勤勉，著述宏富，但用时最久，用力最勤，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田汉研究。为什么选择田汉？董师讲的故事是，“文革”后期他曾受命参与写作一篇批判田汉的大文章，但几经修改都未获通过，更谈不到公开发表，直到“文革”结束。正是这次大批判写作，使他比较完整地了解了田汉，也积累了一些资料，奠定了研究田汉的基础。“文革”结束后，陈白尘担任南大中文系主任，也为董师的田汉研究提供了某种便利。因为陈白尘是田汉的学生，也是南国社的重要成员。由此看来，说南大的戏剧研究跟田汉及

南国社有着某种精神联系，是不无道理的。

在我看来，董师写田汉，讲田汉，推重田汉，诚然有机缘巧合的原因，但若放在董师全部思想和学术活动中来看，这种选择是必然的。因为，董师认为中国话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艺术体系，始终存在着民间与官府，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洋，政治与艺术，立人与救亡的反复博弈，从而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历史传统，一种以立人中心，追求独立、自由、包容和进步，是启蒙的艺术；另一种以权力为中心，鼓吹盲从、专制、封闭与保守，是前现代的艺术。受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制约，有时候前者是主流，有时候后者占上风。董师认为，田汉虽然也曾走过弯路，有过无奈和变通，有过盲从和幻想，但总体而言，称之为中国话剧现代启蒙精神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对于董师，田汉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还是一个精神导师，一个文化路标，一种呈现自我的话语。从田汉出发，进而探索、总结、弘扬和捍卫中国话剧的启蒙传统，我觉得是董师戏剧研究工作中最具个性，最富创意，也是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宝贵学术遗产。董师是中国话剧进步传统的坚定守护者。

在跟董师合写《戏剧艺术十五讲》时，为了保证思路和认识的统一，我曾查阅了能够收集到的董师的所有重要著述，包括《太平天国史话》。我有一个感觉，就是1989年以后董师的思想和学术有很大发展，启蒙和现代性问题成了他思考的重点，但其言说方式却越来越像陈独秀，容易走极端而无视对手的合理性。陈独秀提倡“文学革命”时所谓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sup>[1]</sup>，当时自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这种独断论的说法（其实是思想方法）恰恰是反启蒙的，是后世思想专制和政治独裁的思想根基。

[1] 陈独秀：《答胡适之》，《新青年》1917年第5期。原文是“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曾向董师请教过这个问题，他认为陈独秀本质上是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但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远不如别林斯基等俄国的几个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再加上董师当初学的是俄语，对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比较熟悉，所以在行文表述的时候很难避免俄国的“斯基”味。我觉得这种“斯基”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手给逼出来的，如果没有思想专制这个条件，论敌不是跟权力结盟，以权力证明其合理性，你很难想象俄国的“斯基”们会这样说话。“五四”以后，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俄国革命的道路，也为“斯基”式话语在中国的传播扩散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斯基”可以给人以力量，也可能给人戴上枷锁。这是董师这一代人普遍面临的危险。

董师是当代戏剧学科建设的开拓者与优良学风的倡导者，在史论研究、资料建设、学科发展、学风建设上有许多开拓性贡献。尽管董师的有些观点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难免有争论，有辩驳，有批判，甚至言辞激烈，互不相让。但在实际工作中，董师却是一个胸襟宽阔，包容大度的人。例如，他跟王安葵、傅谨等学者，曾因戏剧的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但在引进傅谨的时候，他是支持的。在京剧的现代性问题上，我跟董师也有很大分歧，很难说到一块儿去。但他能倾听，也能理解我的想法，还能容忍我的浅薄。因为，他认为兼容并包是一所现代大学的基本品格，也是学科建设和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只有一件事不能容忍，那就是学术不端。在他的带领下，南大戏剧学科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学术重镇。

董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将指引我们继续前行。

（2020年6月根据2019年5月26日在上海“北田南董与中国话剧研究”追思会上的发言改写。）

〔马俊山 南京大学文学院〕